

生死 临界

[美] 比尔·米尔斯 著

曹 菱 裴大津

杨贵山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THRESHOLD

生死临界

[美] 比尔·米尔斯 著

曹 菱 裴大津 杨贵山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临界/(美)比尔·米尔斯著;曹菱等译.-北京:中国
书籍出版社,1999.2

书名原文:Threshold

ISBN 7-5068-0744-0

I. 生… II. ①比… ②曹…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574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8-2230 号

责任编辑:丘 淙

封面设计:北京夸菲特艺术设计事务所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政编码 100073)

北京京海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25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1-10100 册 定价:16.00 元

序 幕

炽热的沙子烧灼着她的脚底，每迈一步鞋帮上都留下沙子烤过的烙印，对此她却全然不知。

她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经历。

火辣辣的风令她的双眼泪流不止，无情地抽打和撕扯着她那褪色的衣服，可这风并没有一点热度。

风从来就没有过温度。

沙粒撕咬着她的脸，使她的两颊粗糙起来。细如滑石的小颗粒不停地钻进她飘柔的秀发里，进入她黝黑皮肤的细纹中和富有弹性的衣服饰边里。但这无关紧要，一切都无足轻重。戈蒂已经无数次地站立在这片沙漠里，伫立在这河流岸边。无数次地等待，又无数次地失望。

她又一次听见了汨汨流水声。她望了一眼河面，发现一小处水面开始冒泡。这处水面总是以这种方式开始，慢慢地出现第一个水泡，而后一个接着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直

至整个水面翻腾起来。

戈蒂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兴奋情绪。这种兴奋的感觉已有过多次。

她抬脚迈进水中，全然没有温热、冰凉或湿润的感觉。唯一的意识就是她又一次步入这条河流。

她用力朝冒泡水域走去，水面溅起层层涟漪。衣服随着她的挪动而紧贴着双腿。她想过把衣服挽过腰部，可她不敢半裸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

她接近那片翻腾的水面。水蒸气萦绕在水面上空，水花溅到她的脸颊上，她用力眨眼睛以便保持视野。

不久，事情就发生了……

从水底冒出一个不大的黑色物体，乍一看像条鱼。可当物体浮出水面时，她的确看清了那根本不是条鱼，是一块金属物，是块铁，是一把斧头。

也许那一刻就要来临了。

水面已停止翻腾。随着最后一层水泡的消失，水面一片寂静。斧头犹如一片刚刚脱离树枝的落叶悠闲地漂浮在水面上。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她祈祷斧头不要像以前那样一次次地消失。她深吸了一口气来使自己保持镇定，最后伸手去够斧头，她的指尖触到了冰凉的表面。

不错，是冰凉的。那是一种激动、一种感觉。斧头第一次有了本质。她真的能够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它了。

她小心翼翼地把斧头从水中捞起来，她害怕它随时都会分解，从她颤抖的指缝中间溜走。

但这并没有发生。

她的喉咙一阵发紧，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花。她在手中一遍一遍把玩着斧头，强忍着眼泪没有流出来。

这就是那一刻。

她真的看见了，也真的感觉到了。是光，它徘徊闪耀在河岸上空，比太阳更亮，令她无法分辨其形状或细节。但是，就在刹那间她注意到那也许是只轮子，……也许是只眼睛。其余全部是光，到处光亮一片。还有声音，这声音犹如飞泻千里的瀑布，可这河里并没有瀑布，这声音来自光。

恐惧和敬畏紧紧地笼罩着戈蒂，泪水流落到她的脸颊上。她听见了声音，这声音一直在那儿狂哮，是在狂哮，在她周围如雷鸣般炸响，但却轻柔地回响在她的体内。它威力无穷而又那般温柔：

“他真的来了。”

戈蒂点点头，泪水顿如泉涌，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朦朦胧胧看见这变化就在眼前。一位穿着破旧粗麻布长袍，一头黑色长发的英俊少年跪在水中。他跪的地方正好是刚才翻腾水泡的地方。他抬起头，用阴郁而敏锐的目光看着她，眼里充满恐惧和迷惑。可更为惊奇的是，他的目光里分明还透着绝望。戈蒂顿生怜悯之情。自从他孩提时起，她就认识他，并为他祈祷了这么多年。她想安慰他，鼓励他，可他低下头，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

她回头注视那光，想寻找答案，可那光没有回答她。唯有那温柔、雷鸣似的咆哮。

她感觉到手中的斧头在动。她惊奇地看着斧头渐渐变软，开始熔化。不，求求你别这样，我的上帝！

她来此仅仅是为了再次的失败吗？

斧头继续熔化，最后化为乌有，手里只剩下一块泥巴。

不过这一过程只持续了短暂的一刻。

斧头又即刻恢复了原形。她惊奇地注视着它变大，并从冰

凉的金属转变成粗糙而有气孔的泥土。瞬间又成了一只浑圆的圆柱——一只长颈瓶，斧头变成了一只古老的泥作的长颈瓶。

喜悦顿时涌遍全身，她的双臂、双手，直至她的指尖。这就是她一直梦寐以求，并为之希望、为之祈祷的时刻。

她本能地打开瓶盖，双手因激动而不停地颤抖。她默默地把瓶子倒立，一串浓浓而清澈的油珠滚出瓶口，喷射在少年的头上。

泪水变成了无言抽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伴随着最后一滴油珠落下，她眼前的光开始变暗，咆哮声也逐渐减弱。少年、河流以及她周围的一切幻化成一座海市蜃楼。仅仅一会儿功夫，这一切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戈蒂·默里森睁开双眼。她又回到家中，依然跪在床前。她将头依偎在已浸透泪水的洗得发白的薄薄的床单上，不停地祈祷：“谢谢你，我的主。谢谢你，谢谢你……”

第一部/第一章

布莱顿对此深恶痛绝，真不知他们搞这些愚蠢的恶作剧有多少年了？3年还是4年？自打中学时代就开始了。那时，这种恶作剧的确有趣好玩。可现在他们已经大了，真的长大了。

但弗兰克除外，他依然如故，这些把戏对他有着无穷的魅力。

布莱顿独自一人站在宽敞的奖品陈列室里，手里拿着一卷灰白色的胶带。这里摆满了奖杯、名誉奖章、签了名的网拍、锦标赛用球、三角锦旗、合影照、银盘、银碗以及其他奖品。他小心翼翼地从中挪着脚步。彼瑟尔湖乡村俱乐部为其会员——杰出的运动天才而感到骄傲。如果你对他们的傲气感到不理解，你可以在这间特意为此新建的奖品陈列室中领略一番。巨大的奖品防尘柜几乎挡住了陈列室正面的墙。

在这一件事上，弗兰克是对的，没有付出是不会获得这样的骄傲和荣誉的。这些荣

誉属于他们的人民，属于那些小镇佬们。

布莱顿把长长的黑发撩向肩后，跪在地上。他扯下好长一节胶带，沿着防尘柜透明的有机玻璃墙与地板接合处的缝隙仔细地粘着，以防漏水。

与此同时，在防尘柜后墙外边，戴尔开动了布莱克·戴克牌电钻。电钻随着他不太熟练的动作而发出吱吱的刺耳声。

“你用力太大了。”弗兰克的声音从防尘墙后面传来。

“瞎说。”戴尔回答说。

布莱顿回头望了一眼陈列柜的后部，厚厚的樱桃木在戴尔的压力下鼓了出来。电钻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时钻头从木头中露出来，接着钻杆也穿过了木头。

电钻停止了嘶鸣，可紧接着又尖叫起来。时停时响，最后像卡了壳般地停住了。

再一次开动，又一次停止。

戴尔开始使劲地将电钻来回抽动，希望把钻头抽出来。

“快停下！”弗兰克的声音在说，“你快将电钻给毁了。你会折断……。”

只听见啪的一声！

太迟了。钻头折在墙里了。

在陈列室隔壁的房间里，今年 21 岁、金发碧眼、满怀着雅利安之梦的汤姆·汉德森正在听一位趾高气扬的典礼官作着长篇大论的演讲。与汤姆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四五十名身体壮实的俱乐部会员。典礼官继续对这些人滔滔不绝地讲着：

“……还没有忘记我们七八年前首次参加这些活动时的情景。啊，谁曾会想到过彼瑟尔湖俱乐部——当然啦，除非他们

发觉自己处在公猪牧场的下风口。”

汉德森和人群忍不住笑出声来。每当提及彼瑟尔湖时他们总是如此——至少是在提及在他们搬来并开始接管之前的那个旧彼瑟尔湖时。以前的彼瑟尔湖周围住的是玉米种植园主和公猪饲养主，还有普普通通各式各样的乡下佬和破烂不堪的流动房屋主人。这些人自豪地把自己叫做小镇佬。

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汉德森每次从大学回家都能注意到这种变化。高尔夫球场取代了玉米地；四轮雅皮士汽车取代了重达 3/4 吨还带有枪架的货车。人们甚至还在议论将保龄公园进行改造，把它变成一家带意大利咖啡吧的超级书店。

这个寂静的印地安纳牧场社区坐落在威尼城堡和南弯镇之间的 30 号公路附近，在过去 5 年中开始出现生机。现在，这一社区要比镇公所的发展速度还要快。部分原因是由于奥里昂计算机科技公司。这是一家新兴的计算机制造厂，雇员超过了 1100 人，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美国商业部甚至还打算让此处成为中西部的硅谷。除了奥里昂计算机科技公司之外，社区还有钻石细胞公司、拉歇尔电器公司，当然还有莫林研究院。

莫林研究院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思想库，一部分是心理研究试验室。唯一比研究院的研究更能引人浮想联翩的是有关这一研究的传言。最新的传言说研究院里养着外星人，并与人类杂交，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举囊括下一届奥运会的所有金牌。汉德森对此摇摇头聊以自解：小镇佬们也许无知，但却不能拿他们缺乏想象力来取笑他们。事实是没有人真正知道研究院低矮的现代建筑内部究竟上演的是什么戏。但是，小镇传言的磨房总是有东西可磨的。汉德森看了一下表，典礼官还在继续滔

滔不绝地讲着。汤姆·汉德森还在上中学时，作为奥里昂计算机科技公司副总裁的父亲违背儿子的意愿移居到这里。现在，从BALL STATE 大学回来度暑假的汉德森也不得不承认这小镇已经变得让人可以忍受了。

在奖品陈列室里，布莱顿听见戴尔从墙后问他：“现在要我干什么？”

“想办法把钻头弄出来呀。”布莱顿叹息着说。“快把钻头弄出来，再把软管弄进去。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布莱顿听见重击声，也许是电钻击打钻头3次、4次、5次发出的声音。最后，钻杆从洞中掉出来，当的一声落在地上。布莱顿回头看着钻头滚落到离他膝盖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下来。

“布兰，”弗兰克小声地叫道，“你干完了没有？”

布莱顿懒得答话。他粘完最后一块胶带，站起身来。他走到陈列柜后面，看见一根软管被塞进新钻的孔里。

一切均按计划进行。

他俯下身，打开小门，从陈列室的后门出来与同伴汇合。弗兰克是这个三人突击小分队的头，长得很帅，易激动，而且强壮，如果不是由于他家系的原因，他足可以成为俱乐部会员。他属于小镇的第三代。与他相比，戴尔则带着厚厚的瓶底一样的眼镜，要是天气好的话，他绝不会憋在家里，而是到处撒野。

布莱顿来到陈列柜门口，扯下最后一块胶带封上。弗兰克和戴尔则快速地把软管从大厅引到厨房的水龙头上。

20多分钟过去了，典礼官的讲演才开始有结束的意思。汉

德森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刚才，他瞥见房间远处有一对美人，他真希望把自己介绍给她们。如果这老家伙再唠叨个没完，她们也许会溜走，那可就失去了与他结交的乐趣了。

“总之，”典礼官总结道，“除了这座贝克曼纪念网球奖杯之外，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合适的方式来庆祝陈列室开展了。”

他转向身后带有镶嵌图案的门，用庄重的目光环视周围，把门打开。

灯亮了，会员们进入新的陈列室。黑色的樱桃木制镶板，华丽的天鹅绒地毯，还有佩斯利细毛印花椅子摆放在远处桌子周围，与黄铜色的灯光和绿色的中国瓷器的背影交映成辉。在墙的远角，是陈列室的中心：巨大的有机玻璃奖品柜，6英尺高，18英尺长。在玻璃柜内接近中心的地方是一块空地，这里将摆放最近刚刚获得的殊荣——贝克曼纪念网球奖杯，一只巨大的银杯。银杯就放在玻璃柜前的讲台上。

人们进入陈列室就座，典礼官走上讲台。“彼得·莱狄？”他喊道，“我想由你们俩来享受这一荣誉最合适不过了。”

这是一对运动员，银杯的获得者，他们分别离开各自的女朋友，走上前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汉德森认识这两个家伙，甚至有些喜欢他们。实际上，他们曾不只一次地坐着他的火鸟车在夏夜里游车河，并疯狂地喝着啤酒。他们走到讲台前把奖杯高高地举过头顶，掌声更加热烈了。

典礼官转身要开玻璃柜的门。起初门好像粘住了。不是他拿错了钥匙，就是门给卡住了，要不就是……。

汉德森第一个发现了情况：玻璃柜的表面出现了一层小气泡。他一时间不得其解。怎么会有气泡呢？还没等他回过味来，恐惧就降临了。他开始叫喊着往人群外面冲，可是太晚了。

典礼官用尽最后的力气把门拉开。

水从玻璃柜里狂泻而出，将他击倒在地。大水涌进了陈列室；俱乐部会员们尖叫着争相躲避，有些人失去了平衡滑倒在地。

在陈列室的另一端，弗兰克和戴尔透过厨房门上的椭圆形窗口幸灾乐祸地观赏着里面发生的一切。他们乐得都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时，摔倒的莱狄从地上爬起来，望了望四周，嘴里不住地向外喷水，咳嗽不止。他瞥见了弗兰克和戴尔，他们俩也瞧见了。只见他双目大睁，用颤抖的手指着他们俩，愤怒地喊着：

“该死的小镇佬！”

弗兰克和戴尔赶紧撤离窗口，可还是迟了一步。人们已经发现了他们。俱乐部会员们跌跌撞撞朝他们俩冲去，面露憎恶之情。

布莱顿正站在厨房最里端的不锈钢冰箱旁翻找着东西，就在这时弗兰克和戴尔冲过来拉上他喊道：“快，快跑！”

他们撞开门厅的门，沿着走廊拼命飞跑。到第一个拐弯处时他们发现大多数会员直朝他们冲来。

他们又绕过两道弯。

戴尔的腿快要飞起来了，可他还是忍不住玩命地向前狂奔。“我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弗兰克说。

“哎呀，”弗兰克又回头喊道，“可我又怎么知道他们会重新改造呢？”

他们拐了一个弯，接着又是一个弯。最后，他们发现了一扇门，可看起来根本不像扇门。弗兰克撞开门并喊道：“快进来！”

布莱顿和戴尔随后跟了进去。门在他们的身后像有先兆似的轰隆一声关上了。刹时间，里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唉，弗兰克，你在哪儿？”戴尔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

“站着别乱动……。”

“好吧，弗兰克！”

“放松点，里面肯定有电灯开关。”

突然间，顶灯打开了。他们畏缩在一起，周围是雪白的四壁。

戴尔眯着眼。“天哪，这是一间弹球场？你竟然把我们领进了弹球场！”

还没等弗兰克回答，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位留着琥珀色披肩发的性感女郎。她比他们大几岁。不过，弗兰克有着与所有美妞搭讪的特殊本领。他上前走几步说：“你好，是萨拉吧？”她只是看着他。

他尽力微笑。

戴尔也尽力微笑。

二人都没有搭上话。

“那里有人吗？”楼下大厅传来一个男子的喊声。

那女郎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仍然看着他，还在犹豫不决。

他们开始不安起来。

“萨拉？”一个声音重复了一遍。

最后，她转过身，回答说：“这里没人。”

“小心点。”楼下的人群朝另一个大厅走去，另一个声音提醒说。萨拉没有答话，等着人群的脚步声渐渐消失。然后，她一言不发，把门开大，并向后退了几步，让他们出去。

弗兰克和戴尔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便急匆匆地从她身旁溜过。

“谢谢你，萨拉。”弗兰克讨好地说。为了进一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接着说道：“你真美。”

女郎没有理会弗兰克，而是转向布莱顿。

就在这一瞬间，他们的目光锁定在一起。也就是在这一瞬间，布莱顿竟无法移动自己的目光。他也意识到她也是如此。一时间，两人之间好像产生了某种情结。布莱顿知道他应该说点什么冷静或是诙谐的话，可与漂亮的女人谈话他并不在行。他甚至不善于同任何人交流。布莱顿微微点了一下头以示谢意，便从她身边走过，朝楼下的大厅奔去。

彼瑟尔湖乡村俱乐部的停车场是从一座大山的山边开辟出来的。停车场的唯一出口位于山脚下私人车道的附近。车道两旁是浓密的树丛。这时，沿着私人车道已经聚集了包括汉德森及其伙伴在内的一些男子，还有一群女子。他们站在离停车场几码远的地方，形成一座路障，等在那里，观望着。

“只是时间问题。”一位男子说。

“你报警了吗？”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子问。

“是的。”一个人嘲笑着说。其他人也发出了类似的嘲笑。他们知道警察是不会纵容这些恶作剧的。不过他们也明白警察对此类事件也不会加以干涉。和这些小伙子们一样，绝大多数警察也是小镇人。他们的态度很简单：如果这些非俱乐部成员想不请自来闯入彼瑟尔湖，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过总得有一些规矩，总得进行某些惩罚。如果是像此类偶发的低级骚扰事件的话，那就由它去好了，这只不过是正常的社会摩擦而已。

一排前车灯突然间亮了，一辆半吨重的货车驶过停车场的拐角。

“他们来了！”

货车加速朝他们驶来。“站在原地别动！”第一个男子喊道，

“他们不敢——当心!”

汽车呼啸而过，一些人跳到路边，其他人乱作一团，争相躲避溅起的尘土。人群中有些人撞到满是尘土的树丛上。

弗兰克坐在货车的驾驶室里，嘴里不住地发出怪声。“伙计们，我们成功了，”他大声叫嚷着：“我们成功了。”

戴尔的声音却有点不踏实。他朝后看了看那些受害者：“真是愚蠢至极。”

正在驾车的布莱顿没有理会弗兰克。

与此同时，汉德森、彼得和莱狄从地上爬起来，朝汉德森的97火鸟牌轿车跑去。不幸的是，汉德森在匆忙之中忘了关闭车内的警报系统。警报开始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快点，快点!”莱狄的喊声甚至超过了警报声。

汉德森胡乱地摸到遥控器，关掉了汽车警报。他们鱼贯进入汽车。汉德森发动了5.7升V—8型汽车，挂上挡，猛踩油门。路面的石子四溅。汽车飞驰电掣般地开始朝刚才的货车追去。

货车里的弗兰克欣喜若狂，激动地喊道：“你看见他们的表情没有?”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泡沫开始从瓶口冒出。他快速地咕嘟咕嘟地喝起来，生怕有一点点的浪费。“我说过伙计们，我是个能干的快活人。”

戴尔侧脸咕哝说：“又让你得手了。”

布莱顿抬眼看了一下汽车后视镜，他看见了一排前车灯出现在身后。不过，他并没在意。他们已到达私人车道的尽头，货车正冲向高速公路。

“那女郎是谁?”布莱顿问到。他换挡接着加速。

“萨拉·温得布。”弗兰克打着啤酒隔大声地回答说。“她过去曾在西部的一所有名的学院工作过。”

戴尔透过车后窗发现尾随的车灯也跟着冲上高速公路，并

继续跟随他们。“哎，伙计们？”他们的朋友还是和刚才一样没有理会他。

“她几个月前开始到莫林研究院上班。”弗兰克继续说道。

“那么，她属于技术佬啦？”

“不错。”

“那可太糟糕了。”

“哎，弗兰克？布兰？”戴尔竭力保持声音平静。后面的车越来越近，并开始不停地对他们打着强光灯。

布莱顿瞥了一眼后视镜。突然间，他没有提醒任何人就把汽车向左猛拐，紧接着就是一个急刹车。

“布莱顿，你想干什么！”戴尔大叫道。

货车滑向辅路，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坐在驾驶室里的戴尔和弗兰克飞了起来。布莱顿仍然稳坐在方向盘边。

莱狄在火鸟牌小轿车里大声喊道：“他想干什么？”

汉德森没有答话，只是注视着货车继续打滑，接着便跳了几下停下来。货车转了个180度，车头正好朝向他们。前车灯还在不停地闪烁。

弗兰克重新坐稳，大声嚷道：“出了什么事？你在干什么？”

布莱顿没有搭腔，只顾挂挡，重踩油门加速，朝火鸟车冲去。车后是浓浓的黑烟和飞溅的石子。

“布莱顿！”戴尔一遍一遍地大叫着。

布莱顿猛打方向盘将车开进火鸟车的车道。

“布莱顿！”

火鸟车里的汉德森被惊呆了，张着大嘴。货车驶入他的车道，正朝他们撞来。

“他要干什么？”莱狄大叫道。

弗兰克也想知道布莱顿究竟想干什么。“布兰——布莱顿？”